

通向自然之途

——现象学与本体论之间的梅洛-庞蒂

王亚娟 著

MEERLEAU-
PON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通向自然之途

——现象学与本体论之间的梅洛-庞蒂

王亚娟 著

MERLEAU-PON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向自然之途：现象学与本体论之间的梅洛 - 庞蒂 / 王亚娟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 - 7 - 5161 - 4962 - 1

I. ①通… II. ①王… III. ①梅洛 - 庞蒂 (1908 ~ 1961) — 哲学思想
IV. ①B565.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1802 号



出版人 赵国英
责任编辑 任盛院
责任校对 任盛院
责任印制 任盛院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86 千字
定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六批特别资助项目成果，项目名称：“自然的意义——梅洛 - 庞蒂自然观的现象学研究”，资助编号：2013T60726；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项目名称：“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26。

“全面的自然就是人”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梅洛-庞蒂的自然之思

邓晓芒

对现代法国哲学，我没有研究，但也时常关注。记得80年代“萨特热”的时候，读过陈宣良翻译的《存在与虚无》，还自己翻译过一本德文的小册子《结构主义的新局面》（未出版），对什么雅各布逊、索绪尔、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福柯、拉康等等都不陌生。那时梅洛-庞蒂在中国知道的人不多，90年代初，我从武大哲学系资料室借过一本德文的《知觉现象学》，想翻译出来看看，但放在书架上好几年，也没有找到机会来译，最后只好还掉了。最近一些年，梅洛-庞蒂的名气比较大起来，似乎与国内外对当代哲学中的“身体化”倾向的重视相关。但梅洛-庞蒂这个人的思想相当复杂，除了那些独特的观点之外，观点后面的思想背景更是错综交织，要清理出来颇为不易，因此也就给人带来有些神秘的感觉。前年我在北京和残雪谈哲学，她主张自然和精神的“交合论”，反对黑格尔-萨特一系的主体主义，我就建议她关注一下梅洛-庞蒂，但她好像一直在和萨特战斗，还无暇顾及。不过我凭直觉感到她的文学-哲学观和梅洛-庞蒂的太像了，而我从马克思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来筹建实践唯物论的“现象学之维”，也与梅洛-庞蒂有某种暗合。因此我一直在期望读到一本中国人写的专门讲述梅洛-庞蒂哲学的书，但由于自己投身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这只停留于一个愿望。

现在，王亚娟博士的这本书稿摆在了我的面前，她希望我能给这本书写一个序言。我其实没有资格写这篇序言，因为我不懂法文，也没有研究过这一主题。但由于太想借此将这个问题深入一下，以完成多年来的夙愿，我还是接受了这一请求。在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会上，我已经初步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接触，并给她提出过不少意见和建议（这也是她让我来写序的原因吧），这次读到她经过两年多的修订和增补而以新的面貌出现的这本专著，我惊喜地发现她有了一个明显的飞跃，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首先，她关于梅洛-庞蒂与其他哲学家，如笛卡尔、康德、谢林、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关系和异同的分析很见功力，将他们之间的思想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步。其次，她对梅洛-庞蒂思想的发展，即从早期对自然概念的历史演变的探索，到中期通过澄清人的身体的内涵来阐发自然的意义，再到晚期转向一种符号主义的语言主题，建立起一种以“肉身”为根基的自然本体论，进行了一种追踪和描述，表明她对自己的主题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把握。再次，她对梅洛-庞蒂的一系列重要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如“自然”、“身体”、“肉身”、“知觉”、“两间性”、“交错”、“虚无”、“否定”……所有这些关键词都与通常理解的有所不同。经过她的阐发，整个梅洛-庞蒂的自然哲学变得灵动起来，有血有肉。我惊异于她的哲学思辨能力，以及她对诸如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极其艰深的哲学家的熟悉，对使用那些高度抽象的专门术语的娴熟和准确，并且感到，这正是我长期以来所想要读到的书，里面充满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闪光。现摘其要者阐明如下，也算是和作者的进一步讨论及对主题的继续深化。

本书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梅洛-庞蒂所提出的自然概念的“两间性”(ambiguty)或“交错性”(chiasme)。显然，他是想要通过这一概念来治疗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二元论的宿疾。通常，“两间性”被翻译为它的本意“含混性”、“暧昧性”、“模糊性”等，王亚娟的博士导师钱捷教授主张译作比较中性的“两间性”，当然是有他的道理的。梅洛-庞蒂的确是想在客体—主体、存在—本质（或虚无）、自然—意识、源生者与顺生者、物质和精神、肯定和否定、实证主义和先验主义等等之间建立起一种“复视”或双重维度，在他看来，这是摆脱历来西方

思想中的二元主义的唯一出路，这种二元主义不但是笛卡尔等人明确主张而不能自圆其说的（除非引入上帝），而且是其他一元论者（唯物论和唯心论、经验论和唯理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最终所不得不陷入其中的。应当说，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梅洛-庞蒂的一个重要的创见，“梅洛-庞蒂认为要实现灵肉实在的统一，不仅灵魂要下降到身体中，而且身体要进入灵魂之中；这种统一需要一种既不是理性的灵魂，也不是动物性身体的新存在——而这在笛卡尔那里是不可能的。”（34）我愿将这一创见推荐给残雪，估计她从一个作家的角度也许会赞同这一说法。我自己曾经从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中作出这样的概括：“全面的自然就是人，全面的人就是自然本身、就是全部自然；自然界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彻底的独立性，人（包括他的‘无机身体’的人）也具有了本质的自然丰富性和完整性，上帝也就根本不需要了。”^①与梅洛-庞蒂这里的思想相当吻合。

当然，马克思的意图是要建立一种“主体性的唯物主义”（主观唯物主义），这与梅洛-庞蒂消解主体性的宗旨是相违背的。但激发我思考的正是这个问题：如果真像本书作者所断言的，梅洛-庞蒂已经“将传统形而上学及其高唱的理性与主体性义无反顾地甩进了历史的故纸堆”（180），那他所提出的“两间性”恐怕就真的只能是“含混的”和“暧昧的”了，这是连残雪这样的作家也不会同意的。或者正是为了避免使自然成为一种完全混沌的东西，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世界是与主体不可分的，但却是与作为世界投射的主体不可分，而且，主体是与世界不可分的，但却是与作为主体投射的世界不可分。主体是在世界之中，世界则是‘主体的’，因为其结构和关节是由主体的超越活动勾勒出来的”（172），并且在晚年转向了符号、语言和表达。但我宁可把这看作是梅洛-庞蒂哲学中的一个内在矛盾，即一方面想要通过自然和身体的“两间性”克服主体性以避免二元论，同时却又想用语言的逻各斯来照亮肉身的那种不透明性，但这样一来又会不可避免地堕入到他所深恶痛绝的“二元

^① 参看拙文《补上“实践唯物论”的缺环》，载《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论”中。我倒是认为，所谓二元论不是通过将双方的界线模糊化、混沌化能够消解掉的（如同中国的太极鱼，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样做的结果是永远的悬而未决和循环往复，最终是意义的丧失。马克思的处理办法可以参考，即将二元置于历史过程中，并通过回溯（反思）历史的整体来展现其意义。而梅洛-庞蒂虽然偶尔也提到“历史”，但他受胡塞尔现象学和心理学（格式塔）的影响太深，并没有从历史角度来处理自己体系的根本问题。所以当他把这种悬而未决说成是“一切都是开放的，所有的道路都通向自由的空间”（191）时，给人带来的反而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感觉。如果这样也能叫做“开放”和“自由”，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做，“难得糊涂”，或者像老子说的“无为”、“无欲”、“无言”（这倒是一个中西比较的好题目，可惜梅洛-庞蒂似乎对中国哲学一无所知）。本书的作者评论到这里，指出“这显然不能让人满意”，却又宣称“本书的分析只能到此为止”，这简直是神来之笔！

再一个问题与上面相关，即“两间性”在梅洛-庞蒂那里是如何体现出来和实现出来的。这本来是他的“身体性”哲学和“肉身化”主题所要承担的理论任务，但这两个概念虽然听起来十分“过瘾”，细究起来却并不尽人意。就“身体”这个概念而言，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在法语中它和“物体”是一个词，即 *le corps*（而不像德语中有两个词即 *Körper* 和 *Leib*），从而“法国哲学并没有关于身体的语词，它有的只是关于有形物体的术语”（113），这就导致法语的“身体”无法像海德格尔那样展示出“身体界限总是已经超出了形体的界限”（114）这一自我超越性。但被海德格尔视为 *corps* 的弱点的，梅洛-庞蒂恰好视为长处：“当海德格尔将身体的含混性看作是此在非本真的存在层次时，梅洛-庞蒂则将身体的不透明性拉入存在的本源之中”（118），这就保持了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感性的地位。但梅洛-庞蒂毕竟要把人的身体和其他物体、包括动物的身体区别开来，这本来也是他选择“知觉”（*perception*）这个概念而不是“感觉”（*sens*）来表示身体功能的初衷。于是他引入了一个德文词“周围环境”（*Umwelt*），认为人和动物的身体都表现为与周围环境的同一，而人的身体此外还能够“切断身体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由于具有一种主体自识而显示出与周围环

境之间的差异”，包含了身体与自我这个“运动所有者”之间的不可分。(124)但人的身体如何能有这样一种“结构图式”，却并不清楚，莫非梅洛-庞蒂又要再次从身体之外引进一个自我意识？（因为物体和动物并不需要有一个“运动所有者”或“我”）。他试图通过“左手触摸右手”的例子来建立身体图式，其实并不能把人的身体和动物身体区别开来，如果说“身体与自身的关系是梅洛-庞蒂突破二元性解释的核心”（125）的话，那么一只小猫追逐自己的尾巴也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了，何必要谈人的身体？

也是为了克服“身体”和“物体”无法区分的问题，梅洛-庞蒂提出了另一个概念“肉身”（chair/flesh）。他认为，在身体的触摸和被触摸的随时互换（或同时发生）中，构成了身体在世界中的这种体验：“世界亦是普遍的身体——即肉身”，自然的交错是“通过肉身的普遍性被实现”的（141）。肉身比身体更能体现普遍性，因为它在触摸世界的时候同时也感到被世界所触摸，这是“肉身的基本存在模式”（154），并且“在此基础上，梅洛-庞蒂将肉身普遍化为世界肉身”（154）。然而，这一步的跨度有点大。从我的左手触摸右手这种肉身模式如何能够一下子就跳到例如我触摸一块山岩的关系？如何直接得出“并不是我在感知，而是事物本身在我之中被感知”？换言之，如何能够从我的身体之内部的“纵向关系”推出我与身体之外的事物或他人之间的“横向关系”？胡塞尔的意识哲学是通过“移情”（*empathy/Einfühlung*）来解决这一问题，梅洛-庞蒂则不满于此，他引入弗洛伊德的学说，将移情归结为欲望，认为“身体作为移情的力量就是力比多”，“由此体验的陌生性在身体中完全被消解掉……构成了主体间性的基础。在身体的力比多解释中，梅洛-庞蒂表明了一种从可感性到身体性的过渡，欲望的身体性构成了可感性最初和最终的根据。在同构的身体性的包裹下，身体与世界及不同的身体被一同置于存在的关系中，并且见证了力比多结构对意识结构的取消。”（127—128）但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只须问一句，你如何知道别人的身体欲望和你的是同构的？更不用说与没有欲望的无机自然物的同构了，这只不过是人的一种意识假设罢了，怎么能够直接体验到？当年马克思通过人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活动来达到人和他人、人和自然的现实的历史的统一，但这一观点看来

对曾经的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的梅洛-庞蒂不屑一顾。他甚至还直接批评道：“令人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这个问题关注甚微，这本应该是他们的问题。……对原则上处于客观实在之中的存在的确信允许对内容的极度漠视，尤其是对我们关于自然和物质之认识的漠视，只允许众多抽象建构。这种错误的辩证法可能源自于马克思本人。《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有时将自然描绘成法理上的均衡状态——将自己完成的人类历史合拢的稳定存在；有时又将其看作人类历史要否定和改造的东西。”（210—211）这一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他居然没有意识到，就在他自己视为自己的突破性发现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也早已说过类似的意思。例如他说：

“说实话，只要我们稍微专注于这个问题，我们会面对着一个关系到主体、精神、历史以及整个哲学都感兴趣的谜题。这是因为自然不仅仅是客体，不仅仅是意识在知识面对面中的对手。它是我们从中涌现出来的客体，我们的各种预备性条件已经一点一点地在那里被给出，并最终凝结成一个实存，而它继续维持这一实存并为其供应物质。不管涉及个体之诞生的事实，还是涉及机构和社会之产生的事实，人与存在的本源关系都不是自为与自在的关系。然而，这一关系在每个感知的人那里都在继续。”（211）

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①中也说：

“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稳固的浑然一体的大地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建立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建立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行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对象性的本质对象性地活动着，并且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有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会对象性地活动。它创造和建立起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所建立起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②

马克思在接下来还提到，人的自然力、生命力“作为欲望（Trieb）

① 即梅洛-庞蒂所谓《19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这个名称本来就是编者所加上的，梅洛-庞蒂改变其名称也可能有其用意，即否认这是一部“哲学”手稿。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译文根据德文本有改动。

实存 (existieren) 于人身上”，因而他作为自然存在物或自然本质是“能动的”；同时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像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可以看出，在这里马克思连一些用语和梅洛-庞蒂都是相同或相似的，如“肉体的”(leibliche，即“肉身的”)、“浑然一体”(wohlgerundete，该词在刘丕坤译本和《全集》第42卷中均未译出来，它接近于梅洛-庞蒂的“两间性”)、“大地”(Erde，这是梅洛-庞蒂从胡塞尔那里接受过来加以改造的自然的间性起源的概念，见本书77—78)、“实存”(existieren，梅洛-庞蒂通常被归于 existentialism，即“存在主义”)，还有“欲望”(Trieb，这个词也是梅洛-庞蒂所引入的弗洛伊德用语，中文常译作“内驱力”)。当然，马克思那时还不存在弗洛伊德主义，但他已经从能动(Tätigkeit)和受动(Leiden)的“浑然一体”而得出了人的本质是一种“情欲性(leidenschaftlich)的本质”，而这种情欲(Leidenschaft)“是人的一种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① 我们不能说梅洛-庞蒂没有读过马克思1844年的《手稿》(他说上面那段话时已是1956年，而手稿公开出版于1937年)，但从他对这部手稿的命名的改动(不是“经济学—哲学”，而只是“政治经济学”)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将之视为一部哲学著作，而只看作一部经济学著作。不过也有可能，他已经受到了马克思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罢了。

但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这就是，马克思从这一出发点开始引出了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系列异化现象，并设想了通过这种异化的扬弃而在更高层次上返回到人和自然的浑然一体的道路，因而强调了自然本身的主体性；梅洛-庞蒂则反对这样一种“错误的辩证法”，而试图一开始就固守于起点的原始混沌状态，模糊主体性的锋芒甚至干脆取消主体性。而这样一来，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能够把这种自然本体论“表达”出来，而避免“含混性”和“神秘主义”的指责。这就是他晚年的“语言学转向”的原因，而这一转向，就本书所描述的来看，是不成功的。首先，他从身体行为的“符号功能”过渡到语言缺乏必要的中介。他试图单凭从原始自然存在中发掘一种“潜在的逻辑”或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译文根据德文本有改动。

“逻各斯”，即一种“未分化的、普遍的理性”（106 注释 1），来为一种语言的表达奠定基础：“身体的现象学不再使体验服从于语言被给予的范畴，而是将它引向对身体的本己意义的纯粹表达”（107）。但如作者指出的，他这种“身体意向性的达成仍然无法摆脱作为系统中心的身体—主体的朝向……主体与世界之间的粘连关系并未真正摆脱隐含的主客二元论，并未摆脱我思这种主体性哲学的牢笼”（109）。尽管他晚年试图借助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论将言语界定为“第二身体”，将语言本身界定为“第二自然”，由此“将自然的逻各斯带入表达”（129—130）；但这也正是他所遇到的最麻烦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在这里触及到了最困难之处，也就是肉身与观念之间的联系”（145）。你可以说人（或动物）的身体行为已经有一种内在的“沉默的我思”，一种“第二视觉”，但“知觉经验与言语经验之间仍然存在着距离”，所以虽然他“不得不转向语言的表达问题，以解决人们如何从静默世界走向由言说所表达的世界——这最为困难的问题”，但“根本问题毋宁是，梅洛-庞蒂所描述的沉默的世界如何有了语言，如何从知觉世界过渡到言语的世界即文化世界”（156）。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所做的不过是一方面把语言和文化称之为“第二自然”，另一方面把动物的本能的行为模式称之为“动物文化”（86），认为“动物从自身出发带来的符号结构在自然中确立了一种前文化”（87）。看来，他的“两间论”所能够做到的极限也不过如此了，就是把两方面以类比的方式尽量在命名上加以互渗，以便看起来似乎从一方过渡到另一方不太困难；至于人类的语言、文化究竟是如何实际地从动物（猿类）中产生出来、形成起来的，却仍然语焉不详。

但语言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人的行为和他的表达之间的问题，而且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问题。还是前面讲的，人如何能够超出他的身体之外？通过语言；但语言是“主体间性”的，而撇开主体性，主体间性也就没了着落，想要建立一种语言的本体论的企图也就只能是空想。如果说，从动物心理到人的心理的过渡在这里还只是一个“纵向”关系没有说透的问题，那么“横向”关系、也就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以至于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如何打通，则对梅洛-庞蒂来说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胡塞尔通

过“移情说”至少还在意识哲学这个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梅洛-庞蒂抛开意识哲学，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反复按照不同的需要给同一个事物命名。现在他把肉身叫做“存在”，把语言叫做“逻各斯”，这样似乎就可以按照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惯例顺顺当当地使自己的自然学说有了一种本体论的支撑。作者对此概括道：“正如知觉现象学所描述的沉默的经验中已经包含有差异、富有意义，而非纯粹的死寂，这一切使得言说存在成为可能。可以说，存在自身的运作就是逻各斯的呈现的过程，存在本身就是逻各斯的，换言之，逻各斯就是存在自行展开的方式，世界和存在是以逻各斯的方式向我们敞开、涌现着。”（158）然而，且不说这种形而上学本来是他一直都在抗拒的，而且在他预先解决“他人问题”之前，他也是没有理由进入这种形而上学层次的，而如前所述，他凭借“自我”的一种欲望模式恰好并不能解决他人问题。^①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切实地进入到人类起源的发生学研究，既要看到人和猿的连续性，更要看到人猿之别，以及这种区别的具体形成过程。

在梅洛-庞蒂的时代，人类学家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极为薄弱，除了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之类大胆设想之外，并没有更多具体的实证成果。但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人类起源的考古学和形态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理应有新的基础来考察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几篇文章中试图以最新实证材料来重建人类起源的形而上学，^②就是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这也正是我对梅洛-庞蒂的思想如此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因为毕竟，他提出的肉身性的自然本体论以及“两间性”的方法论，是对西方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经验论和形而上学唯理论的一个超越，对传统二元论的一种扬弃，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中开出的一个现象学方向，只须稍加调整，例如将“两间性”作动

① 作者说梅洛-庞蒂通过自我欲望的实现而“找到了解决他人问题的出路”，并且说“在语言的研究中，梅洛-庞蒂找到了历史的维度，这将他引向了对理想性之发生的研究，于是理想性与历史性在语言中找到了共同的根源，语言被界定为一个开放的领域。”（166）这种结论未免有点仓促了。

② 参看拙文《什么是自由？》，载《哲学研究》2012年7期；“从哲学看宏观历史问题”，载《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1期。

态的、历史的总体把握，并将主体性收回而置于其适当的地位，就有望走出他所遭遇到的瓶颈，展开一片光明的理论前景。

2014年8月2日，于武汉酷暑中

目 录

前言 运思于现象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自然	(1)
第一节 现象学路径与自然反思	(2)
第二节 自然论题的研究现状	(10)
第三节 本书的结构与研究意义	(16)
第一章 自然的形而上学史:本体论复视	(19)
第一节 自然词义的演化	(20)
第二节 梅洛-庞蒂对人文主义的双重解读	(26)
第三节 浪漫主义对梅洛-庞蒂的启示	(39)
结语 作为剩余问题的自然创造	(55)
第二章 现代科学对传统本体论的质疑	(59)
第一节 近代科学的自然观及其问题	(59)
第二节 现代物理学质疑了物理存在	(69)
第三节 生物行为的研究揭示了生命存在	(76)
结语 科学史对自然的本体论提出的问题	(86)
第三章 从意识现象学转向身体本体论	(89)
第一节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身体问题	(89)
第二节 意识与身体之间的梅洛-庞蒂	(101)
第三节 梅洛-庞蒂与海德格尔之间“缺失的对话”	(110)
第四章 身体与存在的共同深度	(123)
第一节 身体作为自然存在之层	(123)

第二节 自然存在的原初联系	(138)
第三节 自然与逻各斯:肉身的辩证法	(150)
 第五章 自然反思与本体论	(167)
第一节 翻转意识哲学的自然反思	(167)
第二节 自然反思的回溯性与两间性	(177)
第三节 自然本体论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189)
 结束语 启蒙还是复魅	(195)
 参考文献	(200)
一 梅洛-庞蒂的著作	(200)
二 梅洛-庞蒂相关研究文献	(201)
 附录一 自然的概念	(210)
一 1956—1957,自然的概念	(210)
二 1957—1958,自然概念:动物性,人的身体,通向文化 ...	(223)
三 1959—1960,自然和逻各斯:人的身体	(228)
 附录二 梅洛-庞蒂的手稿和著作	(233)
一 梅洛-庞蒂的著作书目	(233)
二 梅洛-庞蒂的未刊手稿	(242)
 汉法英术语对照表	(245)
 中西人名对照表	(253)
 索引	(255)
 后记	(270)

前 言

运思于现象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自然

梅洛-庞蒂作为现象学运动在法国的代表人物，既不像胡塞尔那样具有从20世纪初就确立的奠基性地位，也不具备曾是胡塞尔学生的海德格尔那日渐隆起并独树一帜持续至今的广泛影响力。由于他与现实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使他即使是在法国也不像同时代的萨特那样家喻户晓，而只是在有限的学术领域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他结合法国本土资源——尤其是笛卡尔主义与反笛卡尔主义的形而上学资源，对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解读，这受到了与他同辈或稍晚于他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的普遍关注。那些曾在20世纪法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哲学家几乎都在他的学术思想或政治洞见上停留过：在《现代》杂志纪念梅洛-庞蒂的专号^①上，萨特、拉康、勒福尔（C. Lefort, 1924—）、瓦朗斯（A. de Waelhens, 1910—）等人都发表了对他的哲学思想的专门评价；由于他在语言问题上引入了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潮，他被拉康、福柯、德里达等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所批判；而在结构—后结构主义思潮之后，同属现象学阵营的利科和列维纳斯则对他的思想保持了一定的尊重和肯定。应当承认，梅洛-庞蒂持续至今的学术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家们对他的思想的关注，正如法国哲学家巴尔巴拉在1998年梅洛-庞蒂研究的国际会议^②上所指出的，“在几年中，梅洛-庞蒂由一个很少被阅读，

① Temps Modernes, Vol. 184-185, 1961.

② 1998年3月在意大利举行了“现代思想中的梅洛-庞蒂传统”国际研讨会，七个国家的专家与会。Barbaras, Chiasm International (1999), p. 23.